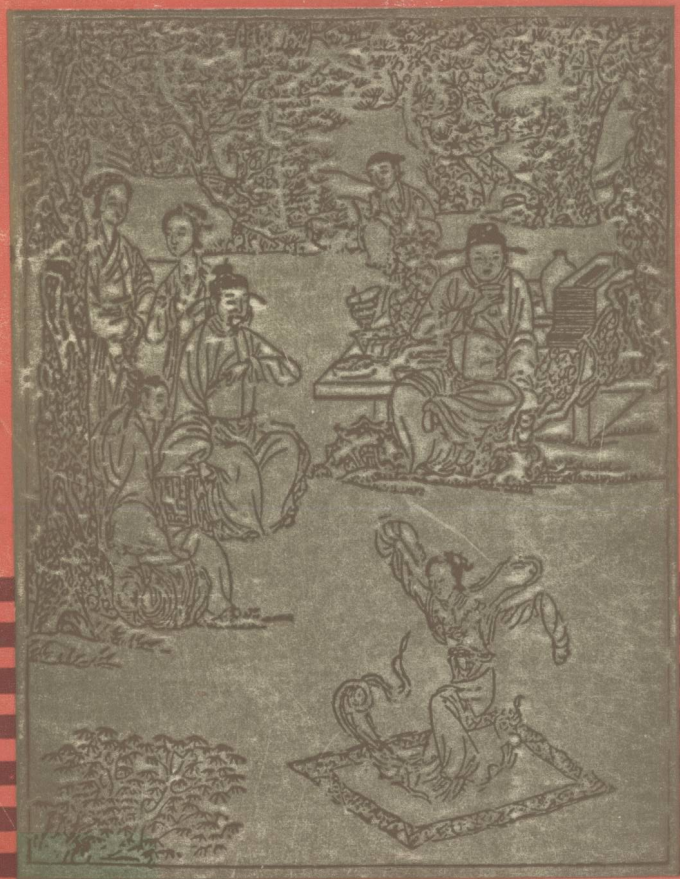


散曲研究与教学

——首届海峡两岸散曲研讨会论文集

谢伯阳主编



浙江教育出版社

散曲研究与教学

——首届海峡两岸散曲研讨会论文集

谢伯阳主编

浙江教育出版社

(浙)新登字第6号

散曲研究与教学

谢伯阳主编

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浙江余杭大陆友谊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印张10.875 插页2 字数266000 印数1—2250
1992年10月第1版 1992年10月第1次印刷

I S B N 7-5338-0991-1 / G · 992 定 价：4.00元

前言

羊春秋

曲在我国很长一段时期内被看作是“不足以登大雅之堂”的俗文学，致使明珠淹没于秽草之中，未能像诗、词一样备受士大夫的青睐，研究的热潮层见叠出，一浪高过一浪，历千百年而未衰。元、明人虽然把曲看作“雄绝一代”的文学，与唐诗、宋词相提并论，如罗宗信说：“世之共称唐诗、宋词、大元乐府，诚哉！”（《中原音韵序》）沈宪綏说：“粤征往代，各有专至之事以传世，文章矜秦、汉，诗词美宋、唐，曲剧侈胡元。”（《度曲须知·曲运隆衰》）然而在正統的士大夫中间，似乎并没有引起强烈的反响。研究曲的始终寥若晨星，而且研究者本人往往就是作曲家或表演家。从元迺清，在曲的研究领域内，只能吹皱一池春水，荡起一点小小的涟漪；未能像巨鲸击水，激起轩然大波。元芝庵的《唱论》，钟嗣成的《录鬼簿》，周德清的《中原音韵》，或说演唱的要领，或记作家的姓名，或究音韵的规律，有益曲学，功不可泯；然或病其语焉不详，书缺有间；或病其宜于北而不宜于南。至明则有朱权的《太和正音谱》，王骥德之《曲律》，陈所闻之《南北宫词纪》，以及王世贞之《曲藻》，李开先之《词谑》，把曲的研究领域拓宽到创作艺术的研究和欣赏原则的探索。特别是《曲律》的出现，使曲有了系统的理论专著，其谱律之精微，品藻之宏达，足以驾越前人，津梁后学，从而奠定了曲学的坚实基础。清则有李渔之《闲情偶寄》，徐大椿之《乐府传声》，刘熙载之《艺概·词曲概》，以及黄周星之《制曲新语》、黄图珌之《看山阁集闲笔》等，然而或重在剧曲的研

究，或偏于歌唱艺术的探讨，或札记其一时的心得体会，谈不上系统化、理论化。自是之后，大雅不作，曲坛更加趋于沉寂。近代迄今，在元曲研究领域中，真正能够升堂入室，探骊得珠，取得巨大成绩的，应该说是王国维导夫先路，吴梅步其芳躅，任讷、卢前扬其波，郑振铎、孙楷第、赵景琛、王季思拓其宇，于是元曲研究遂形成风气，蔚为大国，而与诗词之研究得以方驾并驱。特别是八十年代以来，海峡两岸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面、不同的层次，对曲学进行了认真的整理与搜辑，继隋树森编辑的《全元散曲》以后，谢伯阳先生又编辑了《全明散曲》以及凌景埏、谢伯阳合编的《全清散曲》，为研究工作提供了系统而全面的文献资料，如果说曲学的研究工作将要更上一层楼的话，我想应该首先归功于他们的辛勤劳动。

这个论文集，是1991年9月首届海峡两岸散曲研讨会在扬州师范学院召开的部分成果，它们有对散曲总体研究的成果，包括对散曲的渊源、发展及流变的探索，思想内容及艺术特征的研讨；有对作家、作品的研究，涉及到作家生平的考订，艺术个性的探讨；还有对散曲文献资料的搜集与研究。虽然不能说这些完全可以代表我们散曲研究的水平，但至少展示了这些研究工作者近年来所获得的成果，同时也展示了散曲研究队伍的日益壮大，出现了大快人心的欣欣向荣的局面。

1992年4月于湘潭大学之迎旭轩

目 录

- [1] 前 言 羊春秋
- [1] 首届海峡两岸散曲研讨会在扬州召开
- [3] 副理事长谢伯阳在研讨会上致开幕词
(节选)
- [4] 顾问王季思致词
- [6] 顾问顾学颉致词
- [7] 顾问吴晓铃致词
- 我是怎么写起散曲来的?
- [10] 顾问香港大学罗忼烈教授贺词
- [11] 元曲、散曲的本义 (香港) 罗忼烈
- [19] 北曲形成及发展的轨迹初探 宋绵有
- [31] 试论北散曲的嬗变轨迹与流变
趋势 孔繁信
- [45] “唱赚”是孕育散曲的胚胎
——散曲成因杂说 庄克华
- [50] 散曲得名于何时 田守真
- [55] 元人小令试探 (台湾) 汪志勇
- [68] 论元散曲的本色美 门 岗
- [81] 元人散曲中的讽刺时政主题 李春祥
- [97] 奥敦周卿家世生平考略 宁希元
- [106] 光辉绚丽 各放异彩
——白朴散曲和词的比较研究 徐凌云

- 〔117〕借古人之酒杯 浇胸中之块垒 傅希尧
- 〔124〕论张养浩散曲创作 汪正章
- 〔134〕元代畏兀儿族文学家薛昂夫诸考
说略 郝浚
- 〔157〕论张可久散曲的清丽 洪柏昭
- 〔178〕张可久散曲风格论 周晓痴
- 〔192〕辛辣的嘲讽 真诚的赞颂
——漫论陈铎《滑稽余韵》的成就 胥惠民
- 〔203〕论沈自晋散曲的分期及其风格 翁晓芹
- 〔215〕感人魂魄是真情
小论板桥道情 刘建国
- 〔219〕于右任及其爱国散曲 (香港) 何贵初
- 〔239〕《全元散曲》刍议 谢伯阳
- 〔254〕元明散曲中所见双渐苏卿资料
研究 (台湾) 李殿魁
- 〔286〕千秋史笔 曲家知己
——略论钟嗣成在《录鬼簿》中的吊词 蒲汉明
- 〔295〕《太和正音谱·群英乐府格势》
浅谈 姚品文
- 〔305〕《九宫大成北词宫谱》的“又一体”
——以仙吕调支曲为例 (台湾) 曾永义
- 〔323〕散曲总集目录(简稿) 王 钢
- 〔339〕编后记

首届海峡两岸散曲研讨会在扬州召开

“首届海峡两岸散曲研讨会”于1991年9月4日至6日在扬州师范学院召开，来自海峡两岸三十多个省、市约六十所高校与科研单位近七十余位专家学者会聚一堂，共同研讨发掘中国散曲这一文化遗产，以融汇研究成果，弘扬祖国文化，加深了解，增进友谊。

散曲是我国元明以来璀璨的艺术瑰宝，与唐诗宋词各擅风采，有着“俚俗淳朴、明快生动”的特点，近代曲学大师王国维、吴梅以及任中敏、卢前、郑骞、赵景深、隋树森、王季思、吴晓铃等对之作作了开拓性的研究和贡献。经三十年的沉寂，八十年代再度繁荣。

历史文化名城扬州曾是历代曲学家的荟萃之地，也是曲学研究重镇。扬州师范学院是目前全国唯一培养散曲硕士生、博士生的基地。

开幕式由中国散曲研究会秘书长门岗主持。他说：“这次研讨会是中国自散曲产生后，近八百年来第一次全国性的专门研究散曲的学术研讨会，也是散曲研究会成立之后的第一次学术会议。这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中国散曲的研究队伍已经形成、壮大，中国对散曲研究已经开始脱离附庸于戏曲研究和诗词研究的状态，这是对中国散曲研究成果的一次总检阅，是全国散曲研究界的一次空前的大交流，是台湾与大陆学者在散曲领域研究合作和交流的开始。这次研讨会的意义在散曲研究史上是十分重大的。

“自中国散曲诞生以来元、明、清及近代都不乏卓有成效的研究者。但大多是单兵作战，或少数人及个别地区的联合，自散曲研究会及它的前身曲学研究会成立之后，散曲研究者们才开始集结起来，联合起来。召开一个全国性的散曲研究会议，进行多方面的关于散曲研究的交流，这是全国散曲研究者多年的愿望，也是老一辈学者梦寐以求的夙愿，如今这个愿望已经付诸实现了。”

本届研讨会学术委员会主席谢伯阳教授致开幕词（另发）。中国散曲研究会理事长羊春秋教授和研究会理事台湾花莲师院李殿魁教授致辞，他们都对研究会的召开表示祝贺，并寄予了厚望。

研究会顾问王季思教授委托代表林建宣读致函，吴晓铃研究员、顾学颉教授委托代表吕蓁芬宣读致函祝贺（另发）。

扬州市副市长朱克昌、扬州师范学院院长吴骥陶、副院长胡友仪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贺词和欢迎词。

这次研讨会受到海内外学术界的普遍关注，美国、苏联、加拿大、芬兰、日本、南朝鲜等国及台湾、香港地区的十多位汉学知名专家来电来函致贺。

研讨会上，与会者展示了近期研究成果，共收到论文、专著四十多篇（本），就散曲源流和重要作家作品评价等问题进行了大会发言和小组讨论。大家普遍认为，通过这次盛会对散曲研究的深入开展将产生积极的影响。

这次会议的发起单位有：

中国韵文学会、南京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大、中山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天津社科院、《文学遗产》编辑部、齐鲁书社、安庆师院、江苏省文化厅艺术研究所、扬州师院、浙江教育出版社。

副理事长谢伯阳在研讨会上致开幕词（节选）

我们的会议能够如期召开，是各方面的关心和大力支持的结果，是海峡两岸学者共同努力的结果。台湾学者郑向恒、李殿魁伉俪教授，为这次会议的筹备做了许多工作，我们之间为了共商会议事宜，书来信往，电话联系不下十余次；台湾大学曾永义教授8月6日率领一支文化团体——汉唐乐府的南管乐团——到东南亚和澳大利亚等地去做文化交流，为了能及时赶到扬州参加散曲学术讨论会，在行程和时间上作了刻意的安排。这同胞的情谊，是感人至深的。我们对给予大会多方面支持和帮助的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在短短的三天讨论会期间，我们将探讨散曲文学的源流嬗变、交流资料考订和作家作品研究的心得。散曲在诗坛上与唐诗、宋词鼎足而三，交相辉映，是我们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是全人类的精神财富。散曲研究今天已经是世界范围的事了，但像现在这样“群贤毕至，少长咸集”齐聚一堂共议曲学，这是自有散曲以来的第一次。还值得指出的是首届散曲学术研讨会是在“淮左名都，竹西佳处”，有“维扬风月景，天下最为头”诸多胜景的历史文化名城扬州召开，从而更使它增添了丰富的联想与无穷的魅力。

这次学术研讨会，是中国散曲研究会成立以来的首次盛会，其宗旨是为了增进理解，加深友谊，交流成果，弘扬华夏文化。各位同好来自不同的地区，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思维方式研究各自感兴趣的专题。我们希望听到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见解，研讨会只是为各位学者提供一个“以文会友”的场所，交换意见的论坛，而不强求得出一致的结论。“百家争鸣”、“求同存异”

的学术雅量和民主气氛，将为散曲研讨会取得丰硕的成果提供切实保证。

顾问王季思致词

各位来宾、各位同行：

今天，在扬州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召开首届海峡两岸散曲学术讨论会，台湾和大陆学者在一起交流学术研究的心得，讨论散曲发展的未来，这是散曲研究界的一件大好事，我衷心祝贺讨论会的召开，祝愿会议取得圆满成功。我今年八十七岁，体力弱，不能参加这次盛会，感到很遗憾。我的助手林建同志去参加会议，请他代我发言，谈谈我对散曲研究和创作的三点意见。

一、散曲研究应注意散曲本身的特点

散曲是传统诗歌的最后形式，它在艺术上继承了古典诗词的声律、对偶，而又有其本身的开拓，形成了不同于其他诗歌形式的艺术特点。就其篇幅而言，散曲的小令、套数、带过曲并用，可长可短，较之诗词更多样、更灵活。就其对偶而言，散曲除吸收诗词的双对外，还增加了扇面对、重叠对、救尾对等形式。就其用韵而言，散曲采用新韵，且平仄互押，几乎每句都押韵，比起诗词的用韵更活，句子的变化更多了。散曲较之诗词的最大突破是正衬字并用。衬字的运用，使曲子趋于口语化，既增加了语言的生动性，又能更自由灵活地表达作品的思想内容。

我们注意到：散曲本身的特点运用在演唱中，就显示出比诗词更具优越性。在金元以来的演本里，唱的主要是曲词，诗、词都退居次要的地位，只在说白里偶然念念。但是，散曲在诗坛上却始终不能与诗词争胜，在文学史上的影响也远不能与诗词相比。散曲为什么没能像诗或词那样成为一代文学的主流，这个问

题是值得研究探讨的。

二、不仅要注意研究散曲的“源”，还要注意研究散曲的“流”

金元散曲对后来的诗歌创作，特别是民间歌曲以及戏曲、说唱文学的歌词部分，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明清以来的俗曲，包括挂枝儿、打枣竿、银纽丝，以及北京的子弟书，苏州的滩簧、广东的粤讴等，是金元散曲的直接继承者，研究散曲的同志不能不看到这一点。散曲在文人的案头没有得到多大的发展，却通过舞台、通过街头深入到民间去了。而且还因不同地区、不同方言产生出各具特色的演唱形式，展示出它持久的生命力。因此，我们研究散曲就不能忽视它的流变。

近年来，国内整理出版了一些古代俗曲的选本，如《车王府曲本》子弟书和《粤讴》等，这将给散曲研究者提供新的材料，打开新的领域。但仍然有大量晚清俗曲的作品正简蠹尘封，等待人们去整理，去研究。

三、散曲创作的两条路

我们今天研究散曲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为了开拓创新，借鉴古代散曲的艺术传统，丰富我们的散曲创作，摆在我们面前有两条路可走：

第一条是走诗词创作的老路，固守散曲写作的成法，越写越典雅，越写越脱离社会、脱离群众。这是乔梦符、张可久走过的路，他们的创作，是朝着靠近传统诗词的方向走去的。这种创作的方法，只能掌握在书斋学者、学院派文人的手里，只能供少数文人在书斋里欣赏。那是使散曲走上所谓典雅化、书斋化的道路。

第二条是走与新的演唱相结合的道路，在歌坛、舞台、银幕、荧屏上争胜，在群众口头流传。那是一条使散曲通俗化、听众化、大众化的路。前人没有走过，靠人们摸索着前进。要走过

这条新路，大学教古典文学、特别是教散曲的教师应该做勇敢的探路人。教散曲光有散曲的知识是不够的，还应该学写散曲，就像教诗词的应该能写诗填词一样。只有尝到了创作散曲的甘辛，才能进而应用散曲艺术去表现生活，创作出新的曲词来，也只有这样，散曲艺术才能得到发展。近年来，在荧屏上偶然能见到一些具有散曲风格的好曲词了，这是很令人高兴的事。

散曲创作的两条路，今后都会有人走的，但历史将证明：第二条路会越走越宽广。

王季思

1991年9月

顾问顾学颉致词

首届海峡两岸散曲学术研讨会：

诸位先生：

当兹秋风送爽，景物宜人之际，海峡两岸学人在古都扬州举行散曲学术讨论大会，这对于推进两岸学术交流，促使散曲研究深入，必将收到意想不到的丰硕成果，而为我国文学遗产中这一枝奇葩再次喷发出异常的芬芳。我虽年老龙钟，也不禁为之喜悦雀跃。承蒙邀请，不胜感谢！只以年来身体多病，尤其心脏病随时猝发，每天服药，仍防不胜防，一举手一投足，均有暴发之可能；故无法远征，不能前往参加盛会，以聆听各位先生之谏论。引颈南望，怅何为之！至歉歉歉！

我对元代散曲，无甚研究；每当浏览之际，常感到颇有些应做的工作，而为当前研究者所忽略。总的来看，对文学遗产研究讨论的文章和出版物中，散曲恐怕是数量最少的，大概屈居末位。而少量的文章和出版物，注意力又往往仅限于思想内容的发

掘，偶尔涉及到艺术方面的探讨，这也是必然的。但文字艺术的运用，离不开语言，可以说，语言是关键。因此无论是从文学（literature）的角度或语言（language）的角度去看，对于散曲来讲，都是很重要而急待发掘的。尤其后者，元散曲接近当时的口头语言成分较多，与传统的诗歌有较大的不同。与词（长短句）比较接近，但仍有相当距离。与元杂剧虽同出一祖，有血缘的联系，但也并不完全相同。也就是说，仍有它自己独立性的成分在。这方面，似乎还很少有人注意及之。我与人合著的《元曲释词》里面，涉及到元散曲方面的语言研究工作，仍需要单独进行探索。

它在这方面的资料虽不算很丰富，但仍值得重视，其中有些词语，已成死角，可能永远得不到准确的解说了，然而更多的则尚待深入挖掘，去体会作者运用口语的艺术天才，去领会作者笔下生动活泼、入木三分的刻画，如果这一关还多少存在着障碍，这对于作品的完整认识，对于作品的思想性、艺术性的分析、欣赏以及借鉴等等，无疑也是会打折扣的。

我见闻寡陋，管窥蠡测，谨以一得之愚，提向各位先生请教。最后敬祝大会圆满成功，诸位先生健康！

另书条幅一张，作为大会纪念，附上。

附条幅题词： 纸上功名 曲中恩怨 话里渔樵

顾学颀上

1991.8.15于北京

顾问吴晓铃致词

——我是怎么写起散曲来的？

我在1938年离开北平的前夕去向顾羨季（随）师辞行。他是北京大学西语系毕业的，但是学贯古今中外，继吴梅和许之衡二

前辈在北京大学讲授曲学。他对我说：“孙楷第先生和我都由于健康的关系不能作万里天南之行，看来罗常培先生把你叫了去，兴许是让你开戏曲和小小说的课！”我答以不敢作此妄想。他鼓励我说：“初生犊儿不怕虎嘛！我就这么打着鸭子上了架的，不是也糊弄下来了吗！”

到了昆明，中国语文学系有个规定，介乎讲师和助教之间的讲员只能教大学一年级的基础课“大一国文及作文”，这大约有同于现在的“名作选读和习作”吧！我教了工学院和理学院三个分班的学生，每隔两周得改一百多本作文，真是不胜其繁，其烦！

就在这个时候，罗常培先生把我叫了去，说：“三年级和四年级有个教育部定的‘杂剧与传奇’的必修课程，实际就是‘中国戏曲史’，系里的学生如果不修就毕不了业，可咱们现在开不出来。让你教，又太嫩，但是你必须作准备，说不定哪天就得做个廖化披挂上阵，到时候我和你合开这门课，给你压阵脚。”老一辈学者对于后生晚辈是这样地培育，不敢忘也。他还要带着我到大姚县去给吴瞿安（梅）先生磕头执弟子礼，也是为给我开专门课程造声势。只可惜在我们要动身的前一周，吴老因肺结核病逝去，我这个姓吴的竟未能继“吴门四学士”之后列入他的门墙，迄今引以为憾！为了怀念老人，自起了个斋名“念瞿室”。魏天行（建功）师特意为我题钤的图章是他刻的“天行天南行”；我一直保存到现在。

于是，我真的“山后练鞭”起来了。读在昆明仅能得到的《元曲选》和《六十种曲》。那时国内曲学大盛，也是园所藏的古今杂剧也在上海发现了，郑西谛（振铎）师说：“抱着《元曲选》和《六十种曲》研究戏曲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可是，我只有这两部书，还是从图书馆借来的。我想到如果开课的话，不能单纯作历史的叙述，还必须分析作品。分析作品而不懂曲律和曲

韵，就不可能体会作者的匠心，理解作者的构思，评议就只能是乱说一气，难中肯綮。顾羨季师在讲坛上能把关汉卿、王实甫、高明、汤显祖和“南洪北孔”的曲子分析得那么深，那么细致，那么富于启发性和说服力，就是因为他能创作，于是我开始练习写起散曲来，并且给自己规定“每日一曲”，还限制用不同的曲牌，押不同的韵。

我练习写散曲，目的当然不是想成为曲家，只是像戏曲学生练“耗腿”、“下腰”的基本功而已。可惜我在昆明的习作在去印度之后留在学友刘君的篆塘“尚园”里都佚失了，无从追忆。现在只记得1939年“五四”那天在党的外围组织群社的《热风》墙报上写的一阙咏《火炬游行》的〔仙吕·锦橙梅〕：

焰腾腾起赤霞，光闪闪泛黄华，浓烟熏得明月昏，火舌爆枯木响喳喳！曲律律金蛇横爬，闹垓垓山城乱煞；青春豪气风云叱，管教那倭儿怕。看来年手把红旗扶桑踏！

后来，偶尔也写写，大都是即兴而已。梅畹华（兰芳）大师逝于1961年8月8日，我替马温如（连良）先生捉刀，给《人民日报》写了一阙〔中吕·榴花泣〕，则是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

今日个愁风凄雨尽飘萧，纵草木无情也号咷！昨夜里彷徨中庭思旧好，气结声咽苦长宵。美君闻道早，穆桂英高举帅旗摇！线梅老去枝木凋，信有那绚烂新葩待争娇。

今年，云南大学的吴从发先生燕尔新婚，远道驰书索“礼品”，抄了一阙意在言外的《观〈十五贯〉感赋》给他：

无辜儿女罹巧祸，皆因县尊执拗都堂苛；条条款款《大明律》，尽是斑斑点点冤血涡！贤太守拼把个官儿抛却，察秋毫二命得活。看将来像简乌纱亦可歌：只要猫儿捕得鼠，问甚么黑白！

这篇小文以〔锦橙梅〕始，以〔锦橙梅〕结，前后照应，又

都或多或少和云南拉上关系，其庶几不枉当年在“昆华师范”旧院教过几年的“大一作文”课乎？

顾问香港大学罗忼烈教授贺词

〔双调〕 折桂令

算风流自古维扬，尊俎平山，词客欧阳。芳圃园中，瘦西湖畔，今日文场。稽旧典周钟夏杨，赏新声卢马乔张。弦管宫商，雅俗谐庄，喜共平章。

罗忼烈

辛未新秋奉寄扬州散曲文学学术讨论会